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五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三

楊凝式小字詩式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墨蹟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

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為甥張大同書擘窠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於僰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蓬藋柱宇鼪鼯同逕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强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于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

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蒂芥如懐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縱横意韻瀟散絶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鶻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人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萬里来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来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内此君軒詩擘窠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内草聖一為李華重試南豐鄭熙裹核筆崇寧四年南樓書葢公絶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内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後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梳裝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于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為孔明書及入秘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收為武侯書

明矣

蘇氏寶章東坡黄門邁遲等帖遲即頴濱子也

米書

黄龍寺碑宋相張商英撰襄陽書一十幅内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弘道説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

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永傳智果果傳虞世南世南傳

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顔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名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秘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偽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煬帝餘皆衰冕若五方帝之儀其魏文晉武周武帝色皆嚴毅可畏其周武帝髯模糊滿額兩顴上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即封君達

畫洛神賦後有梁普光閒題跋臨本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蠟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世南楷書各段字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　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嵩牛　李將軍鶻　唐人翦鬃馬　貫休竹　韓幹正面馬韋偃羣衛圖後主妝　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韓幹四馬圖七人解衣下水　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物宴集

甚盛

張萱界畫宮閣侍女圖及醉女圖內有以紫色粉塗面者

韓幹三花御馬真　張萱虢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十四人皆騎者二步者一幅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霸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色錦袍裏方平巾帶長刃兩韃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房驊騮馬豹韉紅錦襴胷鞅同勒有鑣朱絲條鞚馬迅

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九十二帝内懷懿皇后李氏用紫粉色自眉以下作兩方葉揑其面頰直鼻梁上下露真色一線若紫紗羃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宫人有巧笑者以姤錦絲作紫粉揑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衮冕圖　車輅圖

易元吉獐猿　蓼花草虫　楊棐象

黄筌猨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

丘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黄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　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騧馬圖　崔慤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宫作界畫　黄居采鹿

艾宣雞冠黄葵　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宫閣圖

李伯時着色夜遊宫圖嬪十人奄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宫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溢目與夢中所見畧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録序

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垂三鬟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為山路小橋焉至元元年與翟處正觀于東平武濟之家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傅正書并寬柿霜無核棗四帖後又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為春旱於范大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亦然

龍蒼駝蹲坐火雲中頂與鱗甲間皆有緑髮世所畫皆蛸蚓耳宣和題妙

趙邈棚喫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於田尚書和卿家以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閒碁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古龍出雨應氣來喫墨虎睛隨人轉鄰姬顰蹙馬踐家具之變此長

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葢非虛談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旨本院定撰順德資戒碑及普門塔碑銘

鹿庵曰老夫作資戒碑乃令不肖撰塔銘惲謝不敏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為身為身忙却可

商左山顔平原中興頌葢變玉筋大篆為真楷耳

劉房山嘗説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衛前次相下宿南郭逆旅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即以歌侑觴詞氣慷慨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黎明劉復持酒餞謝上既乘以手札付劉曰府尹我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通刺久不報見左

右惶遽具儀物受旨方悟疇昔為海陵云及還宮即特
旨起復劉為京朝官後從南狩同殁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
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
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
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宮行禮畢由在左掖門出
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来曽
有口號一絶隅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鴛行紫雲

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

讀韓文孔幾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西菴云人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巳合貳膳常琛進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藥裹封災隨臘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匡政獘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瀘溝帶絶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蘂團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硯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羲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於所都唐開元五年為始從褚無量請也見

無量傳

王黄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窓幽几之辭公壽止五十三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黄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為京西漕路其後黄河卧南洛水舊道斷絶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宫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驃駝者葢唐制宫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蓋從南第一城也

宋克温說今陰山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鄂端古烏孫今烏魯斯瀚海杭愛薛良河今錫林郭勒回鶻今輝和爾回紇今回回不谷寒必齊克汗身毒印度吐蕃圖卜栢枝舞本拓跋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中服志帶駝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

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鑌鐵廼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格摩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鹿菴云

有旨講究光禄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禄爵勲功也言光禄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禄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宫殿門户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

止掌餚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容易色難

晦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也

沅州安撫使郭彥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大理

東境相接郭詩有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絶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黄河自陜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云
自潼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燒黄河
千年一清又曰聖人生鹿菴曽命擬中省賀表天開昌
運統一車書地應休徵河清陜洛恭惟德昭天漢恩溥
淵泉覆露何止於中華洋溢遠沾於方表以致潤涵九
折鏡淨兩涯自陜至巴幾千里之餘由乙踰丙殆三旬
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形影皆分躍圖馬於龍

宮未容專美舞馮夷於鱗屋時出効靈顧兹上瑞之方增特表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遐荒嚮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寶祚洪延萬壽等丹丘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云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唯有壬子最豐穰正月上旬仔細看竇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録

聞捷鹿庵命擬中省賀表天網雖疎曾恢恢而不失罪

人斯得迓穆穆以来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動植德媲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九族荐雷之震遠驚而邇懼火風之舉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乎海内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鸞輿佇目龍旂遥伸虎拜歸牧武成于周馬歌功美邁于唐鐃六轡言還春動两都之和氣千官飲至歡騰萬歲之霞觴

馮渭金詔赦闕序有云灞陵森栢荒凉白露之中明惠

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摧一戰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麗俗然每日唯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内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山則題云今專官横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民豈復有畫戟清香意象耶然坡非置公事不問時平事自少耳為潁州時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捄飢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吾内樂

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謂能官

太常少卿宋弘道以先農燔肉来致適李應奉受益携毛詩青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服籩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青形似起予至於斯耶

大都城隍廟設醮青詞代鹿巷作

天鑒雖高曾易顯思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爰

自君臨頗歷年所顧眇躬之上托致至理之維艱豈期外侮潛消復荷天休滋至嚴風朔雪大開一統金穰玉燭屢致豐年而又雲靜祁連春田沙漠晝日主平安之報霜風無偃蓮之虞匪涼德之能然皆神靈之所祐乃即青陽之月恭修金録之科誥演琅函真臨玉境導含景蒼精之駕覆垂雲洪廕之仁監兹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邦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新船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　惟神灼知一歲之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啓上告歲君地祇文　應門將將前臨天津玉輅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陊陊神維垂祐迄於有成

五方帝祭文　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橋之作鞭石駕梁所奠擁衛大来百祥

減江南冗員詔草

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於今五年優恤元元之心不遑夙夜期於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于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恒業永底爾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維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勑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

爾黎庶體予至懷

戒諭官吏詔草

朕自統一南北以來設置羣官小大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慎攸司以興滯補敝為心以便國益民為事務施實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狃習故常傷殘蠹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

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騮六曰發電烏内奔虹赤與決波騮綰結其尾絡首皆肇銜皆有鑣擰籠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緑粧染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　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頼此檻資斧曷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醜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欄横檻整整而陳噫

徐子方繭瓶詩一竅鬼工開混沌八蠶神繭墮扶桑

秋澗集卷九十五

謹按卷九十四第六頁前四行錫喇舊作旭烈今改　六頁前五行約蘇舊作元孫今改　六頁後一行伯什巴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　六頁後四行伊瑪舊作業瞞又博羅舊作孛羅今並改　七頁前六行奇爾奇蘇舊作乞里乞四今改　七頁後二行拜薩蘭舊作別石蘭今改　七頁後三行和珍舊作忽章今改　八頁前七行赫辰舊作黑丑今改　八頁前八行納新舊

作納商今改　八頁後一行達蘇嚕舊作殢掃兒今改　八頁後四行奇爾達巴舊作乞都不花今改　八頁後六行努色爾舊作納失兒又婁烏南蘇勒但舊作魯兀乃算灘今並改　九頁前七行奇拉爾舊作訖立兒今改　九頁前八行阿喇卜丹滿札勒擦勒舊作阿剌丁禡咱蒼兒今改　九頁後二行印度舊作印毒今改後倣此　九頁後五行喀喇法舊作合里法今改

十頁前五行托卜齊舊作脫必密今改　十頁後一行布延巴爾舊作癖顏八兒今改　十頁後三行察奇爾舊作察乞兒今改　十頁後五行富蘭舊作富浪今改　十頁後八行錫喇蘇舊作失羅子又烏蘇阿達克貝舊作禩思阿塔里今並改　十一頁前七行赫造迪音蘇勒坦舊作河早丁筭灘今改

卷九十五十頁前六行格摩舊作葛牟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貢生臣繆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九十六至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羅

秋澗集卷九十六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四

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陽也陰也天也者合然後生

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

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

體也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黄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矣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

歷天文之謂乎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　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睠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揺戈甲不修歲幣久虧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絶親鄰之好既興師而問罪即列陳以長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遂奉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宋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致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是皆上帝垂

祐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事施及于冲眇
尚祈昭鑒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　伏以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
敢忘未集之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
憑江險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
船飛渡列國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
納地以歸朝宋主某已於某月日来至闕下其江南郡
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書軌混同之地

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尚祈昭鑒永錫休嘉

瀛國公制辭　時逢屯否嶽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奥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嚮

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姦悞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
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奏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
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
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凉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闕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正七十餘萬錠予時為御史曾
照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祈居總二百三十二萬户

天干地支　天有五陰五陽為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為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　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一千五百萬二千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皆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使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于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　以一身之微維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

近因省草偶值停閒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譸張之際為害滋深仍轉側以周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使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反為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為稱職

西溪云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為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為艱澁無謂之戒

正大七年亳州節使趙庭玉詔别有擢用其子贄時為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贄曰以嫌疑故特迴避既而公拜禮部尚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啖羊肉蘇文生啜菜根豈此之謂也

宋未下時江南謡云江南若破百鴈来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葢知指丞相伯顔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為

童謡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真宗東封升中圖　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衛以甲馬

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圜丘圖　曾聞甚官說當時掌禮者房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初東封圖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録記興陵見宋使儀衛戊子日入見循

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三節出門中馳道甚濶兩旁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内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故壽康殿母

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二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侍班有頃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内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撒手立入仁政隅門至仁政殿下團鳳大花氊可半庭殿兩旁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閤門兩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黄旗畫

青龍西立者碧葺甲金纏竿槍白旗畫黄龍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堦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北行入殿閾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帘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檻間各有犬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遥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乃無遺力煬

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

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拏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于休息元元焉天下共饗有生之樂而已且

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為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遍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江浙之潮春露鱣杯談笑挹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直西夏惡積仇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我勝負之事往来曲直之辭

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准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来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歲寒之盟若乃憂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甘絶棄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秣馬利兵會當大舉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兵極討一決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無可慊在我者至

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

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良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来已而果至曰為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猝不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新即大位肇親萬幾國事實為未

明政統猶懼多闕尚賴爾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託共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于因循嗜閒適者或託于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惟百姓勤勞之意尚能不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況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為臣亦猶為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

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强敵期於削平政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弘業以昭功爾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兹出話言以為明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寃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駁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于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于細碎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强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于大而分閫小而掌

兵固當志殄寇讎日闢土宇受朝廷之託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冐于糗糧臨事或生于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于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于公私凡我有官所當共戒其敬遵于邦憲務恪慎于官箴享富貴于當年垂功名于身後且賞罰期于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于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于肅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

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國用安鐵券文

皇帝若曰咨爾内族英烈戡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兖王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有舊典卿台階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機風雲諳曉方將提挈義旅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冐矢石而有勇頃遭逢于多壘偶陷殁于他邦而能臨事見機去偽從

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矚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興建功業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胙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上公之位氏族已書于玉牒勲業復紀于太常同三司之威儀建大將之旗鼓葢欲宥及于十世不嫌恩積于一門泰山黄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言庸示丹書之約於戲謂予不信鑒詩人皦日之言弗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尚奉非常之渥以

保無疆之休

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為翰林修撰

鹿菴云世稱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為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令史彌遠教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秘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温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廣

揚名篇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蛇毒取雄黄貯紗囊中掛四壁間既而承塵上日流黒汁視之有巨蛇一衆蛇十數皆腐潰而死自是府舍清安絶無毒物蟠蟄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

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之為道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曰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說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為可見矣只為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尚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為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聞獲云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即曰若陳為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為不泯矣魯齋為首肯

柳文五就桀賛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陜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内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

下平宋少卿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徹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弘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為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為知機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合罕皇帝即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列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塹高深城門内起直城前陣掩蔽内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顔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説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鈒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至秘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于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于秘書

觀顔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

韻勝故也

何叅政繼先說大名宣撫司叅議烏古論貞區處事機甚有決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邉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因李氊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潤子清謀曰氊賊未下魏為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聾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四和馬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禀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禀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吾子生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禀清明自幼而善聖人順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禀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及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習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

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為性論者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楊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翁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

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廵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之説以違道以干譽耳

鹿菴問惲匡衡為相何如對曰學術有餘忠蹇不足先生為然見前重出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見前重出

觀蜀工孫知微闕　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

蓋作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吳道子轉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被甲者又觀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

顔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戊戌歲蒲州刺史顔真卿奏勑書予以為雖顔氏童僕尚不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為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為之主不能草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冐何之可責因與論

作文當於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為首一日左丞姚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自無首尾為間余詳思處變之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為大故自阿衡為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以上為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菴云今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說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音韻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栢上生芝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祥以進因與李受益具事實如左　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酉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黄者為喜陶隱居云今世用芝此是樹本枝上所生狀如

木檽音軟抱朴子云木芝者生于松脂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黄芝曰金芝唐公曰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宋敏求春明宫退朝録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為南宫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玄宗為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菴李禪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于一時中枯而無物顔意無窮葢以忠義之氣中貫之故也雪菴為首肯劉太保嘗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丘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潭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

一出黄庭至奇古處乃隷書一變爾李禪師説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庸説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説董奉御近贈一歙硯殊發墨

馬雲漢説大庾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為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硬題困舉子一科至以高用事悞作一小詞

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伲胄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鱉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玄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姓名至今為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

死不已葢玄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嵩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晚風吹及太宗朝蕃玉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閻立本筆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大學士王鹿菴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宋少卿弘道說葬書分五姓九星又有棊旋正式風水

土丈二尺下為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為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真改葬祖墓上有紫藤一株陰影甚茂既而伐去藤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憶往歲改葬先妣夫人靳氏初啓玄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黄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稀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别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上人說党竹溪未

第時家甚窘至令其子為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遊嵩山中途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答曰非不答吾有所俟也俄一葉墜先生曰比吾二人還亡矣既回樹已為人伐去占法葢取葉墮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者鹿菴大為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覩如何知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為默然一座大笑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黄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秋澗集卷九十六

秋澗集卷九十七

元 王惲 撰

玉堂嘉話卷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史記不載蕭何修未央宫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青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從

盈閭巷時號所居為鳴珂里

源乾曜為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户三百堂封自此始焉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絶

李之儀端叔説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

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賛葢出王勃成道說李但約散文而為韻語耳其達摩賛曰櫛櫪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為不平不爭而為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也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

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先生說為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餅惲以謂作文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寫時為以肘着實紙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而體尚寬綽

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它自堯舜以降臯夔

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顔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個賢的必有兩個不肖的

部若思説天之分界南至林邑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黄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説起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中蔡絔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為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

以為甸服逮遼德于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攷位為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曰父之姊妹其姪稱之女伯女叔

唐陸贄傳云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如耳

宋弘道說其舅劉景玄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遊市取染工簿令讀數回試之一覽背誦一字不差又徒單侍講與正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刊稼軒樂府吳子晉前序一閱即誦亦一字不遺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其官疾既去遺一藁於坐視之葢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及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

山前臨大溪其絶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洞中尚不能别至于瑕玷璺脉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為最貴世謂之鸜鵒眼葢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後歷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惟上岩之石乃有眼之美者皆

綠黃一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絶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内者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為墨所漬掩常可覩于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略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

最為發墨乃石之至精者其次青紫叅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圈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構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是為準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祖宗於藩邸文時開邸嶺上　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成功圖惟奉答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未潰于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敢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命神其格思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文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　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

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

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於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攷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詩書易禮春秋為次葢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

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葢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

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闈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日月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塲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

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别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直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一第三人授

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授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名卿士大夫聞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賛太平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

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臺詩　燕昭北築黄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闕秦家城外悲河山河山闕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　徒單顒軒云此

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氏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也

均輸法起桑弘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

退朝録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為不仁不智矣

西銘似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自辟如杜髙則楊

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

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

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强國富

漢故事　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卑以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青龍一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詩為羽觴行用為上壽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伍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笮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絶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為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六壬壬為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

章會統元　漢以黄帝上元甲子為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為一厄也漢律歷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為從傘也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册宋曾册為東懐國

温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温公去之者為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

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為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趨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為渺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為世害更甚於文而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

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則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率以一字為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

于江湖而適相值者商鞅韓非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者理勢然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竊謂陳子之論有大學所謂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豁廓然大公物来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云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葢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與

侯思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為志非為禄也然亦有時而為貧若專以禄為事則厮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

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横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堯夫詩有云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夫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伊川云别事人都强得唯識量不可强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强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是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得事事足意便不恰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目下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為僱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漂没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割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石闕

秋澗集卷九十七